

现 代 中 国 思 想 论 著 选 粹

科学与人生观

张君勱 丁文江 等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

科学与人生观

张君勱 丁文江 等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编委会

主 编 石 峻
编 委 刘德久
尹 铭
张利民
宋志明
陈志良
胡伟希
高瑞泉

科学与人生观

张君勱 丁文江 等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政编码:2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胶南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3.875印张 2插页 300千字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209-02037-3

B·107 定价:19.60元

总 序

在世纪之交的特殊时刻,人们更加热烈地展望、描绘未来,同时也以复杂的心情回顾、反思着过去。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发展道路,便是这种回顾、反思中的重要课题。应该说,这种回顾、反思不仅仅属于过去,而且联结着未来——联结着中国的21世纪。

人们要确切地了解一个时代思想学术的精神实际,首要在了明了它的社会背景,换句话说,先得吃透这个时代的各种社会矛盾,兼及主要矛盾双方的特点,以及它们在具体社会实践中错综复杂的交互影响,尤其在不断前进中体现的客观发展规律。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同样也离不开这一点。

大家知道,旧中国是贫弱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是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对象,虽还多少不同于当时仅是某一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过去,孙中山先生曾称之为“次殖民地”,那是很恰当的。但中国又是一个广土众民、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即是存在辉煌过去的大国,只是由于长期的闭关自守、政治腐败,乃至影响经济文化等的相对停滞不前,从而大大地落后了。同时由于思想学术没有实现近代化,没能大力发展实验科学的研究,导致综合国力不强,这样,就自然形成了一种

只有挨打的局面。于是西方各种思想，乘虚而入，也就是毫无选择地被介绍进中国来，难免令人眼花缭乱。由于当时人们对自己、外境还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并不真实地了解本国的国情，加之我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又演进得非常快，在思想界便产生了“盲目排外”、“崇洋媚外”等偏向，以致影响到，即使是立场坚定的爱国志士，一时也有未能跟上时代前进，确切知道什么是眼前中国真正需要的，……。历史在曲折中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代表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劳动人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这就使得以封建势力与大资产阶级的各方代表自然结成了联合阵线，一致从事抵抗这种新思想，尽管他们各人的动机并不完全相同，面目也不一样；同时也有一些要求进步的学者、思想家，当时限于个人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仅从书本上了解到一点马克思主义，由于脱离具体革命实践，自然体会会有浅有深，一般说来，不可能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这就形成了1949年前非解放区思想学术界的五花八门。但在现实矛盾的发展中，又在酝酿着新的突破。

就与中国传统思想关系而言，思想家、学者们由于接受过去思想文化影响的不同，便有了标榜复兴儒、佛、道学说乃至墨、法……各家的差异。在学风上，有一部分人，喜欢迎合一些外来的新学术，于是，传统的中国学术思想，也有被披上一层外来资产阶级学术的外衣加以传播的。这同样是这个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学术思想的一个特点。自然，其中也有从事比较深入研究而得出的成果，但也有很多半出乎牵强比附、乃至臆造完全缺乏科学精神的，要融合东西文化，而且恰到好处，短时间是不行的。

我们认为要比较全面而深刻地了解本世纪思想学术的全貌，选取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代表作，经过认真的整理（包括校

注),有计划地出版,是一项有必要的工作。所选著作中有的是当时的名著,其它也都有一定影响、可供研究者参考的。我们这样说,自然并不意味着,这些著作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已经得出科学的结论。我们相信读者的批判鉴别力。

严格讲来,不具有高水平的理论修养,兼及工作上实事求是的精神,未经过刻苦的钻研,是很难在短期内写出有价值的学术思想专著。不是真正了解东西方思想文化本来面目和历史发展的,也很难融会贯通而成功地做出有创造性的新贡献。脚踏实地的从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新思想,就得不断结合实践,时时进步,时时创造,以期熔铸古今中外文化精华于一体。这套《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的出版,无疑会从一个侧面开拓人们的视野,使不致割断历史,考虑问题更加全面而细致,对提高我国现代思想学术的研究水平,必将有所助益。

是为序。

石 峻

1996年9月25日于北京

重版引言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论战或人生观论战),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次著名论战。1923年2月,张君勱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认为人生观有不同于科学的特点,所以人生观问题的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同年4月,丁文江在《努力周刊》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反对张君勱的主张,认为人生观要受理学的公例、定义、方法的支配,论战遂起。胡适、梁启超、王星拱、唐钺、张东荪、范寿康、吴稚晖、林宰平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参战。随着论战的展开,形成了以张君勱、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玄学派”,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论战后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瞿秋白等也著文参战,主要支持了科学派反对玄学派,可称之为“唯物史观派”。通过这场论战,中国现代哲学的三大思潮:现代新儒学、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初步展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论战中提出的问题和一些观点时常出现在中国近现代哲学之中,可以说,论战的影响是深远的。

这场论战的直接导火线是张君勱的讲演,但是,论战的产生及引起热烈持久的反响,却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远的且不去追溯,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它的领袖陈独秀等人就在向西方

学习方面,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旗帜,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目标之一,不仅如此,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还表达了一种用科学充实、改造人生观的热望:“人生真相如何,求之古说,恒觉其难通;征之科学,差谓其近是”。(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新青年》1卷2号)建立科学的人生观,成为从事新文化运动人士自觉进行探索的工作。

当陈独秀、胡适等人满怀信心鼓动向西方学习的运动时,西方近代文化却笼罩着阴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许多欧洲人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危机感,西方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并试图到东方寻找克服文化弊病的良药,西方社会发生的一切以及思想界中悲观主义的出现,逐渐在中国引起了回响,这种回响在1920年前后达到了一个高潮。

1919年初,以梁启超为首的一行人赴巴黎参加巴黎和会(张君勱也在其中),随后,他们在欧洲各大城市进行了旋风般的旅行。战后的欧洲,国民生计的困窘、思想界的混乱自不用说,梁启超更关心的是西方战祸及其他社会危机的根源。他认为西方自由主义固然推动了政制的革新和生产的发达,但社会上的祸根,也就从兹而起,他把这一切归结为“科学万能”论的影响,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之动摇。科学昌明以后,宗教及旧的哲学失去了权威,“哲学家简直是投降到科学家的旗下了”,“这些唯物派的哲学家,托庇科学字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梁启超哲学思想文选》第260—261页)梁启超认为,这样一来,就否认了人类的自由意志,意志既不能自由,也就没有善恶可言,什么乐利主义、强权主义等等,都建立在这种人生观的基础上。“当时讴歌科

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的一个大关键了。”（《梁启超哲学思想文选》第286—287页）

由西方社会危机的根源，梁启超想到了西方文明的未来，他所见到的西方人对西方文化的怀疑以及对东方文化的期望，都给他以鼓舞，使他相信，东方文化可以救济西方文化的弊端。固然，梁启超的旅欧观感是不系统的，但是，他回国后发表的评论实为一个重要标志，标志着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而且他是一位曾热烈介绍过西方文化的人，此时的言论自然更加引人注目。

在梁启超及其他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论著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主题，西方战祸及种种社会危机导源于西方的人生观，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也正在于人生观。因此，1923年2月，当张君勱以“人生观”为题向清华大学学生发表演讲时，可以说，把这一问题再一次突显出来。

张君勱讲演的核心是：

“……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惟其有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人生观》）

理论上的问题是“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在这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现实问题，“科学专注于向外，……其结果为物质文明。欧战终后，有结算二三百年来之总帐者，对于物质文明，厌恶之论已屡见矣”。科学及其结果——物质文明——不只是“已成大疑问”的东西，并且是在欧洲已被“厌恶”的东西，青年人应该回到那些“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的孔孟以及宋元明理学家的立场。张君劢对西方的人生观表示了轻视，而倾心于中国古代的“精神文明”，要用理学来维护传统的“礼教”，坚决反对功利主义，他认为，国家主义、工商政策、科学教育三者是欧洲文明为人类设置的“三重网罗”，“实为人类前途莫大之危险”，只有竭力提倡“内生活修养之说”，破除功利主义，回到“均而安”的农业社会去，人类可以摆脱“阶级战争”和“社会革命”的痛苦，破除“种族(民族)之分立”，达到“德化之大同”。(《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

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张君劢提出的问题主宰了早期的论战，而他的否定性回答也首先充当了丁文江等人攻击的靶子。丁文江认为人生观无法同科学分家，除非有实际的证据证明人生观决不能统一，否则，力求人生观的统一就是人类的责任，而人类只有依靠科学方法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丁文江指出，张君劢所说的物质科学同精神科学的区别是不能成立的，张君劢的错误在于认为“人生为活的，故不如死物质之易以一律相绳也”。

针对当时的“科学破产”、“物质文明破产”的呼声，丁文江写道：

“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他们这

班人的心理，很像我们的张之洞，要以玄学为体，科学为用，他们不敢扫除科学，因为工业要利用他，但是天天在那里防范科学，不要侵入他们的饭碗界里来，所以欧美的工业虽然是利用科学的发明，他们的政治社会却绝对的缺乏科学精神。……欧洲的国家果然都因为战争破了产了，然而一班应负责任的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却丝毫不肯悔过，反要把物质文明的罪名加到纯洁高尚的科学身上，说他是‘务外逐物’，岂不可怜！”（《玄学与科学》）

丁文江还论述了科学对树立人生观的积极作用，他深信“真正科学的精神”是最好的“处世立身”的教育，是最高尚的人生观，“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什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简单，从紊乱中求秩序；拿理论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确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玄学与科学》）

当论战尚只限于张君勱、丁文江之间的辩驳时，梁启超站在“局外中立”的立场，为这场论战制定了两条“战时国际公法”，其中之一就是希望把问题集中一点，“针锋相对，剪除枝叶”。梁启超的希望并未实现，随着论战的展开，论战的问题变得日益支离纷繁，由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而涉及科学的分类、科学方法的定义、知识论、历史观等问题，“主旨所在，大家抛却，惟斗些学问的法宝，纵然工力悉敌，不免混闹一阵”。（吴稚晖：《觴洋八股化之理学》）

胡适在为论战文章的结集出版所做的序言中，对论战的主体变奏也表示了遗憾：君劭的要点是“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我们要答复他，似乎应该说明科学应用到人生观问题上去，曾产生什么样子的人生观；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先叙述“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然后讨论这种人生观是否可以成立，是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是否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贻祸欧洲，流毒人类。“我总观二十五万字的讨论，终觉得这一次为科学作战的人——除了吴稚晖先生——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不曾具体地说明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却去抽象地力争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科学与人生观〉·序》）根据这一认识，胡适总括了吴稚晖提出的“漆黑一团的宇宙观”，“人欲横流的人生观”，再加上他的一点扩充，提出了“科学的人生观”或“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其要义为：

（1）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穷之大。

（2）根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

（3）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4）根据于生物的科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惨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5）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

（6）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叫

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

(7)根据于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学,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因的。

.....

虽然胡适许诺要提供一套“科学的人生观”,但是,他列举的上述内容,与其视为科学的人生观,尚不如说是为科学影响人生观提供了具体的例证。

在科玄论战中,丁文江、胡适、任鸿隽等指出科学不能为欧洲大战承担罪名,科学对人生观有积极的影响,都是充满力量的,他们渴望着通过科学的洗礼来实现人生观的“理智化”与“人化”。

科学的发展于人生观有很大的影响,这是思想史上的事实,但是无论如何,科学不能包办人生观的问题。事实上,科玄论战一开始,科学派丁文江等人即混灭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区别,表达了科学主义的信念。在科学主义信念的驱使下,科学派否认了人的自由意志,并拒斥形而上学(玄学),在人生观的建设上,最后走到了与初意相反的境地。

从1923年11月起,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马克思主义者先后介入了这场论战,具体分析了论战的性质和产生的根源,阐述了人生观及其决定因素、必然与自由的关系等问题。陈独秀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着重批评了玄学派一方,指出,张君勱列举的那些对立的不同的人生态度,都可以从社会环境和历史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变化去解释,被玄学派说得神秘莫测的“意志”、“直觉”、“良心”、“情感”等等均是受环境决定的,“什么先天的形式,什么良心,什么直觉,什么自由意志,一概都是生活状况不同的各时代各民族之社会的暗示所铸而成”。(《科学与

人生》·序》)陈独秀也批评了科学派一方,认为胡适的多元论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历史观是有根本区别的,胡适“坚持物的原因外,尚有心的原因——即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答适之》)这就把物的原因和心的原因并列,不分主次了,并最终走向唯心主义。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多地支持了科学派的主张,宣传了唯物史观,提示了建立人生观的又一新方向。

此次论战的文章结集——《科学与人生观》一书,1923年12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至1926年4月已出至4版,作为一部学术书籍,几年内连续重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学术界对论战提出问题的热心关注。1949年后,此书在大陆未见重印,而近十多年来,对科玄论战及相近问题的研究,却是日趋热烈。这次重版,对原书做了一些小的处理:原书分上、下册,现合成一本;标点符号按现在的习惯做了统一处理,删除了过多的重点号;原书中个别文字与现在用法不相一致,除明显错误之处作了改正,其余一仍其旧(如通假字、异体字、得、地、的等),以保持历史原貌;原书每文单独编页,为便于征引,也符合今日的习惯,除两篇序文外,统一编页,原书胡适序文引到的文章注篇名及页码,因编页变更,原注已失去意义,故只保留篇名;最后,对书中一些难解之处做了简略的注释,主要是一些西方人名、概念的翻译,颇不同于现在,给读者的阅读增加很多麻烦,为了节省篇幅,一些译名相近,易于辨认的,没有加注。错误、疏漏之处,深盼读者、专家指正。

张利民

1996年10月于听风斋

目 录

《科学与人生观》序	陈独秀 (1)
《科学与人生观》序	胡 适 (9)
人生观	张君勱 (33)
玄学与科学	丁文江 (41)
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	张君勱 (61)
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	梁启超 (121)
孙行者与张君勱	胡 适 (123)
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	任叔永 (126)
玄学科学论战杂话	孙伏园 (132)
人生观与科学	梁启超 (137)
张君勱主张的人生观对科学的五个异点	章演存 (146)
读张君勱论人生观与科学的两篇文章后所发生 的疑问	朱经农 (151)
读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	林宰平 (156)
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勱	丁文江 (181)
心理现象与因果律	唐 钺 (211)
科学之评价	张君勱 (221)
劳而无功	张东荪 (228)

人格与教育	菊 农(241)
“死狗”的心理学	陆志韦(252)
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	丁文江(256)
“玄学与科学”论争的所给的暗示	唐 钺(263)
一个痴人的说梦	唐 钺(269)
科学与人生观	王星拱(276)
科学的范围	唐 钺(287)
旁观者言	穆 (292)
玄学上之问题	颂 皋(298)
“科哲之战”的尾声	王平陵(302)
箴洋八股化之理学	吴稚晖(305)
评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	范寿康(312)
读了《评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以后	唐 钺(326)
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	吴稚晖(332)

《科学与人生观》序

陈独秀

亚东图书馆汇印讨论科学与人生观的文章，命我作序，我方在病中而且多事，却很欢喜的做这篇序。第一，因为文化落后的中国，到现在才讨论这个问题（文化落后的俄国前此关于这问题也有过剧烈的讨论，现在他们的社会科学进了步，稍懂得一点社会科学门径的人，都不会有这种无常识的讨论了，和我们中国的知识阶级现在也不至于讨论什么天圆地方、天动地静、电线是不是蜘蛛精这等问题一样。），而却已开始讨论这个问题，进步虽说太缓，总算是有了进步；只可惜一班攻击张君勱、梁启超的人们，表面上好像是得了胜利，其实并未攻破敌人的大本营，不过打散了几个支队，有的还是表面上在那里开战，暗中却已投降了（如范寿康先天的形式说，及任叔永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说。）。就是主将丁文江大攻击张君勱唯心的见解，其实他自己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这是因为有一种可以攻破敌人大本营的武器，他们素来不相信，因此不肯用。“科学何以不能支配人生观”，敌人方面却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出来；“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这方面却一个证据也没举出来，我以为不但不曾得着胜利，而且